

生产者服务贸易：一个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方法

James R.Melvin 著 陈雪 陈林琳 译

原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89年10月号

一、前言

最近，关于服务的作用及重要性的讨论（如参见Gershuny and Miles 1983;Inman1985）对这方面的关注的高涨的部分原因是有着大量的美国代表表达的把服务贸易列为 GATT 谈判的一部份的愿望。但是尽管服务部门的重要性被量化，可是令人惊奇的是几乎没人去注意这方面的理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

与给服务下定义和将服务从高品中辨别出有关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对服务的忽略。希尔（Hill,1977,p366）强调了服务与商品的区别，他认为“货物和服务是属于不同的逻辑范畴。”当然这未必意味着人们用来分析它们的理论模型必须是不同的。辛德利和史密斯（Hindley and Smith,1984,p382）采用了这个论点，而且它们断定“把标准的比较成本理论应用到服务行业的贸易和投资上毫无潜在的困难似乎产生任何先验的理由去支持该理论不适用”

在本文中，笔者在引入标准的 H-O 模型时分析了生产者服务具有的效应。从本文可以看到，与辛德利和史密斯的观点相反，服务的引入需要一个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以其重新解释比较优势的法则为条件。可以看见在服务可以被交易的世界里，关税及其他商品贸易政策可能有着非常不同的影响。与此有关的研究包括了巴格瓦蒂（Bhaguati,1984），他处理了为什么服务在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廉价的问题，以及迪尔多夫（Deardorff,1985），他一直在探究服务贸易是否可以被比较优势的原理来解释的问题。

本文结构如下：在第二部分，笔者处理服务贸易指的是什么的问题；在第三部分，考虑商品贸易和国际要素流动间的关系；在第四部分，提供服务贸易的理论分析并获得有关比较优势的主要结果；在第五部分，考虑商务政策；在第六部分，使商品和要素服务均能被交易；在第七部分，把最重要的结论汇集在一起。

二、服务贸易：概念问题

出现在任何服务贸易讨论中的问题是，被交易的到底是什么。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像理发或阑尾切除手术这样的服务是不能在一个国家生产，然后出售到另一个国家。这类服务要求不是生产者就是消费者必须移动到（至少是暂时的）另一个国家。包括迪尔多夫（Deardorff,1985），在内的一些作者认为，如果本国的服务被作为投入使用的话，那么在国外生产的服务应被视为本国的出口。例如，他声称“若我们考虑到厂商的所有权同经济部一样是保持不变的，那么，自然地就会考虑到该厂商在出口服务，即使实际生产是在进口国内利用当地劳动力进的。”（p42）但是，根据这样的定义，外国子公司利用进口要素生

产的任何东西都将被认为是一种出口。

举例说明，设想生产活动 $Y=F(X_1, X_2)$ ，这里， Y 是某种产出，不是一种商品就是一种服务，而 X_1 和 X_2 为投入，其中一项或许是一种服务。假定生产发生在加拿大， X_1 由美国提供，问题就是，美国出口的什么？如果 Y 代表汽车， X_2 代表加拿大劳动力， X_1 代表美国资本，那么，我们会看到在加拿大有美国的外国投资，但没有贸易。另一方面，如果 X_1 代表外国技术或管理服务，那么，我们就能把 X_1 看成是美国的服务出口。举个不同的例子，假设 Y 代表理发， X_1 代表从美国来的理发师， X_2 代表一间被租用的理发店。我们可以将 Y 看作是出口理发，即使该服务的生产实际上是发生在加拿大。最后，假设 X_1 代表日本小汽车， X_2 代表加拿大的获经销特许权的汽车商， Y 代表日本小汽车在加拿大的销售量。在此，我们把 Y 看作是进口的商品，即使其某些价值是通过加拿大的服务业增加的。

尽管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生产及贸易的结构是相同的，但在被进口的是什么上却导致了许多非常不同的解释，这取决于生产进程实际做些什么。通过把精力集中在国际支付上，如果国际支付有利于 X_1 ，则将 X_1 定义为进口，（不管 X_1 是资本还是服务或者是中间商品），人们就可以避免这种混乱。这样， X_1 总为进口， Y 是国内生产。在理发这个例子中，进口的是理发师的服务，而非理发。如果某些明显的悖论和理论的不一致被避开的话，这就不是无关紧要的区分，而且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三、商品贸易及要素流动

我们利用出自国际贸易理论的标准双要素，双商品模型并假设两种商品 X 和 Y 是使用两种要素 K 和 L 生产的。两个生产函数都是一次齐次的，要素 K 和 L 是被混合提供而且是充分就业的。类似地，外国是被完全确定的，两国间的唯一差别就在于本国是被假定为具有相对丰裕的 K 。且 Y 是相对的 K 密集型产品。为了简便起见，假设两国的爱好是相同的或近似的。贸易被假设为补足要素价格。在第四部分，服务贸易是被当作一种要素服务的商品交换来分析。因为这个模型结合了商品贸易和要素移动的因素。这一部份的余下部份说明根据传统的图表显示这两种类型的交换是如何被联系起来的。

纯商品贸易

图 1 为国际要素的方框图，用 E 分开两国间的世界总资本和总劳动，因此 K_h 和 L_h 表示 H 国以 O_x 为原点的资本和劳动禀赋。在图 2 中， $T_h T_h'$ 和 $T_f T_f'$ 分别为 H 国和 F 国的生产概率曲线。在图 2，自由贸易仅出现在 H 国、 F 国分别在 C_h 和 C_f 点消费商品时。当 F 国具有同样的贸易三角时， H 国在 C_h 点消费是通过出口 $Q_h B$ 的 Y 来交换 BC_h 的 X 实现的。

虽然这些商品贸易在图 1 中一般没有被表现出来，但要表现它们是容易的，由于有偏好相同或类似的假设，包含在两国消费向量中的要素 K 和 L 必须在对角线 $O_x O_y$ 上。此外，由于每个国家的生产价值必须等于消费价值，故包含生产中的要素价值必须等于包含于消费中的要素价值。这样，通过 E 点具有均衡工薪/租金斜率的直线将在对角线 $O_x O_y$ 上的 C 点处给出这两个国家包含要素的消费。在图 1 中 K_y 和 K_x 分别表示产业 Y 和 X 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在图 2 中则与 Q_h 和 Q_f 点上的均衡生产有关。通过画出与 K_y 平行的 EL 线和与 K_x 平行的 LC 线就可看到包含于大批商品贸易中的生产要素。这样， EL 线给出了图 2 中生产 $Q_h B$ 所需的要素向量； LC 线则显示生产 BC_h 所需的要素向量。因此，图 2 中显示的包含在商品贸易三角中的要素流动是由图 1 中的要素流三角区 ELC 给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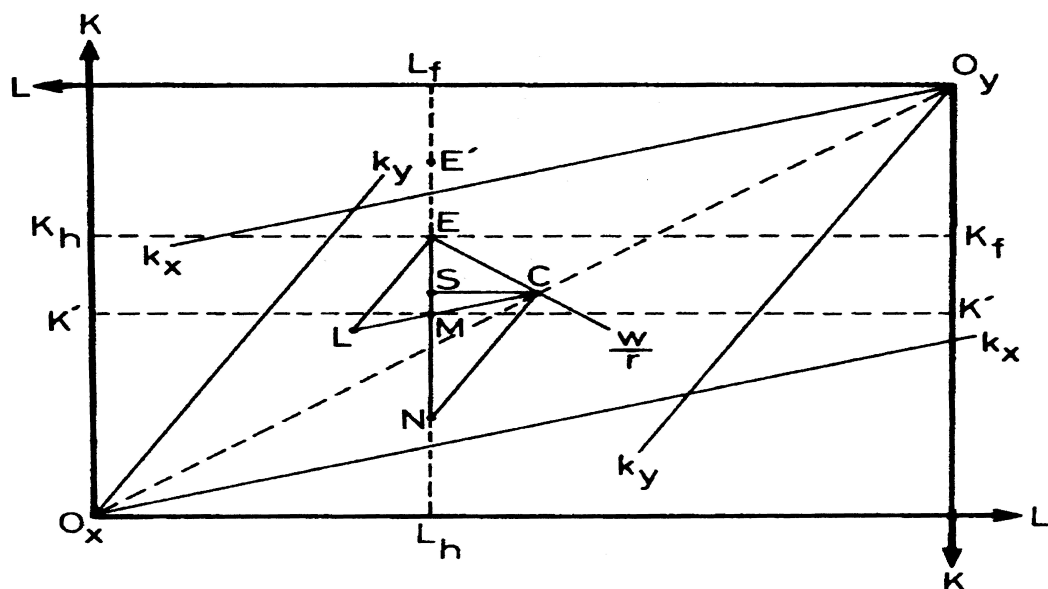


图 1

纯要素贸易

最先用含有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标准 H-O 模型来说明要素流动是商品流动的一种完全替代的是 Mwendell(1957)。这样, 图 2 显示的不是商品贸易, 而恰恰是如果相当的资本 ES 从 H 国移动到 F 国, 同时相当的劳动力 SC 从 F 国移动到 H 国也能获得的同样的最终均衡位置。通过这些要素转移, 两国将在 C 点生产和消费, 且没有所要求的商品贸易。图 2 表明这两个国除规模外完全相同。

这些要素流动也可在图 2 中描绘。由于资本离开 H 国，我们为 H 国把图 2 中的雷布钦斯基线 R_k 从 Q_h 点移动到 D 点，为 F 国从 Q_f 点向前移动到 G 点。通过 R_l 雷布钦斯基线代表劳动力转移 R_l ，劳动力从 F 国移动到 H 国，从 H 国移动到 H 国则分别用从 D 点移动到 C_h 点和从 G 点移动到 C_f 点来表示。新的转移曲线（图中未显示）将成为价格线 P 和 C_f 和 C_h 的切线。

图 1 和图 2 表明, 纯商品流动和纯要素流动不是在要素空间中表示, 就是在商品空间中表示。这两张图为这两个国家给出了相同的最终均衡, 因为有通过贸易要素价格被补足了假设。

四、服务贸易的分析

服务贸易模型同第三部分所描述的模型相同，除了不是纯商品流动就是纯要素流动外，我们有这二者的结合。首先，我们假设虽然商品 X 是可贸易的，但商品 Y 却是不可贸易的：因为它可能是一种消费服务。但这不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L 被假设为不在各国间流动，要素投入 K 则可能被在一国的要素所有者提供给在另一国的生产者。这种服务的提供可能或不可能涉及到要素实际流到外国。例如，象 Deardoff(1985 年)分析的那样，K 可以代表管理服务，这种服务可以在完全没有任何实物要素移动的情况下提供。关键在于 K 的所有者继续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居住、消费并支持他们自己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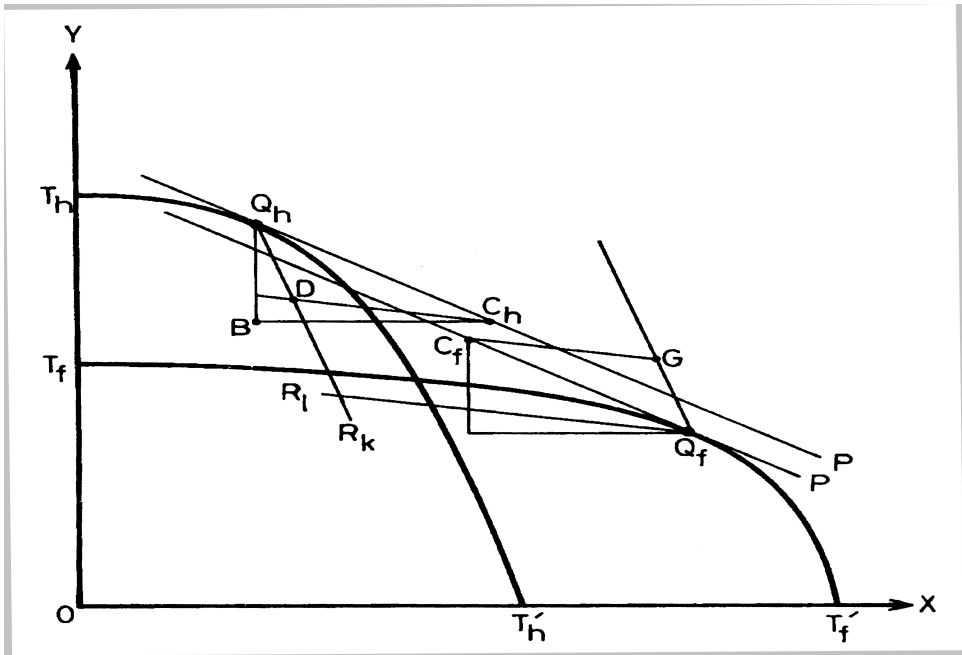


图 2

现在我要说明一下，用要素服务换取商品能产生如图 1 和图 2 所示的均衡。根据图 1，一定数量的资本 EM 从 H 国转移到 F 国以交换一定数量的包含与 MC 相等的要素的 X 将导致最终的均衡点 C 点，这同商品贸易或要素流动相同。尽管 H 国保持其全部资本禀赋的所有权，但数量 $K_h K'$ 是被指定供外国使用的，作为交换 H 国将获得一定数量的利用包含要素 MC 生产的商品 X 。在图 3（图 2 的简化图）中，资本的转移导致沿雷布钦斯基线从 Q 到 V 的移动，这里 V 代表 H 国的国内生产点。消费点 C 是通过从外国获得相当于 VC 的一定数量的 X 得到的并且在世界效率条件一直没有被扰乱的情况下 H 国在 V 点上的均衡价格比率将等于 P 。

该例中，劳动密集型产品 X 是 F 国出口的，因为该国具有充裕的劳动力；而具有充裕的资本服务的 H 国则出口 K ，进口 X （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该模式与 H-O 理论是相符的。

现在我们假设商品 Y 是可贸易的，而商品 X 则是不可贸易的，这样可贸易的商品密集地使用移动的要素服务。由于本国拥有相对充裕的 K ，因此在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具有相对低的资本服务价格，也具有相对低的商品 Y （可贸易的货物）价格。不过商品 Y 的资本服务的有利可图的交换会发生吗？图 1 的分析表明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一定数量的资本 EN 由本国流向外国并且如果这是用来交换一定数量的包含要素 NC 的 Y 的话，那么两国都能获得有效消费点 C 。在图 3 中，资本服务的转移使 H 国从雷布钦斯基线下降到 W 点，并通过进口数量为 CW 的商品 Y 达到消费点 C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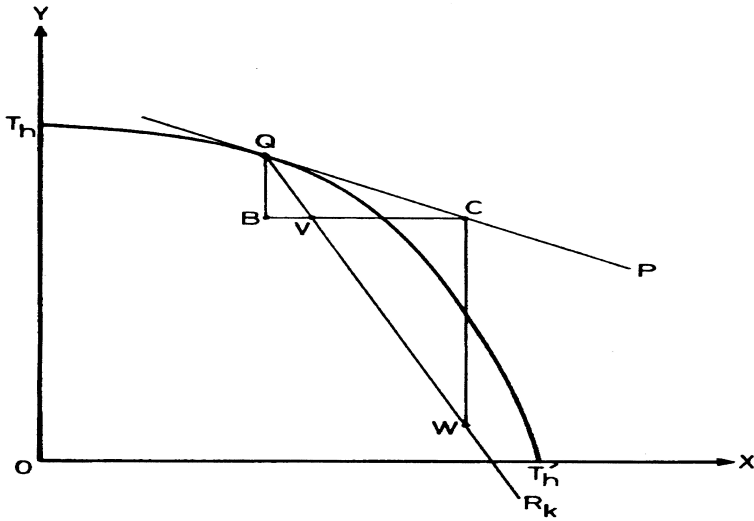


图 3

这个结论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到具有充裕资本服务的国家进口密集地使用资本服务的商品。而且 H 国是进口在自给自足条件下相对便宜的商品，因此这种贸易似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原则。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1：若可贸易的商品密集地使用移动的要素服务，那么有效的世界产出是可能的。然而，具有充裕资本的国家将进口资本密集型货物，即使在自给自足的条件下这种货物的相对商品价格较低。

乍一看这些结果似乎令人惊讶，因为这些结果似乎与比较优势法则和 H-O 模型相悖，因为我们习惯于按照纯商品贸易模型思考，因此我们认为贸易条件是作为相对的商品价格的。然而在这个模型中，我们用资本服务交换商品 Y，故贸易条件为 r/P_y 。尽管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我们确实得到 $(P_x/P_y)_h > (P_x/P_y)_f$ ，但 $(r/p_y)_h < (r/P_y)_f$ ，也确有其事，而且这是相关的比较。例如，就象 Deardorff(1980)所发现的，根据比较优势的更一般的解释，我们得出正确的预测：H 国将出口资本服务并进口商品 Y。H-O 定理同样成立；因为尽管 H 国进口资本密集的商品，但 H 国出口比任何货物更加资本密集的资本服务。

将资本服务列为是可贸易的一部份来解释比较优势理论和 H-O 定理需要许多标准贸易理论结果的再解释，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对此进行研究。经验工作也必须承认要素服务贸易的存在。在检验 H-O 定理时，通常是比较商品贸易组而笔者没有发现将资本服务流动计算在内的例子。但是通过服务贸易，仅对商品贸易的要素内容进行检验，能够容易得到与 H-O 定理预测不符的结果。因此，服务贸易能够对列昂惕夫悖论提供另一种解释。

为换取商品而出现的要素服务贸易导致各种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有效的世界产出可能不同于仅有商品贸易的传统模型。而且通过贸易实现有效的世界产出的条件取决于商品是可贸易的。通过 X 的贸易，与我们的假设相一致的任何初始要素配置将产生世界效率。当 Y 是可贸易时，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在 X 是可贸易的情况下，需要在世界要素中方框图里考虑两个国家的资本劳动力的初始配置。然后，通过这个禀赋点给出存在的工薪/租金比率，如果世界生产是有效的。该工薪/租金比率与要素方框图的对角线相交给出世界均衡消费点。而后，换取 X 的资本服务产生了一个类似于经常被安排来给出有效的世界消费 EMC 的贸

易三角。因此，我们有以下命题：

命题 2：如果可贸易商品密集地使用不活动的要素，那么不管初始的要素禀赋，要素服务的商品的自由贸易将导致有效的世界产出。

对于可贸易的商品密集地使用移动要素，即在 Y 是可贸易的时候的情况而言，不能保证有效的世界产出。图 1 中量纲的变化会产生 H 国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满足 F 国的需求的情况。同时，要素价格均衡平行四边形外的禀赋点会产生有效的世界生产。因此，如果禀赋点是 E'，且 E' C 的斜率等于 w/r ，那么通过用商品 Y 换取要素服务贸易而不是仅仅通过商品贸易仍然能够得到世界效率。然而，普通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世界效率是有保证的，是不明显的，而且与命题 2 类似的结果是不能得到的。

在用商品换取要素服务时，出口服务的国家必然被看到在商品贸易上存在逆差。尽管这是考虑到模型假设的明显结果，但它还是为目前在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的某些贸易政策争论提供了重要的深刻见解。美国一直在强调把服务贸易列为即将举行的 GATT 关税谈判的一部份的重要性，而一致意见是美国在许多服务行业已具有比较优势。同时，美国的政治家中对美国的商品贸易的逆差存在很大的担忧，一直有人在建议应该征收进口附加税以对付那些对美国保持商品贸易盈余的国家。然而，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或许仅仅是服务项目贸易盈余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通过减少服务出口就能完成商品贸易差额的消除。

五、商务政策

在这一部分我们考虑商务政策，并首先调查当 X 是可贸易商品时关税的影响。我们先假设存在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在自由贸易中，H 的本地产品为外国提供一些要素服务 K，并收到一些数量的商品 X 作为支付。当对 X 征收关税时，资本所有者收到的 X 的数量就减少了，因而 K 的国内所有者就会发现同先前相比为国外生产商提供这种服务就会获利更少了。因此他们把其更多的要素服务重新分配给国内经济体，使 K 比以前及充足，并因此增加 P_x/P_y 和 w/r ，我们因而有了以下的命题。

命题 3：如果进口的商品密集地使用不活动的要素，那么在一个服务贸易模型中，关税将产生正常的商品价格效应

现在考虑 Y 是可贸易商品的情况。为外国厂商提供其资本服务的国内厂商收到作为支付的一定数量的商品 Y。当对 Y 征收关税时，国内的 K 所有者会发现他们为外国提供的要素服务的价格减少了，因而他们把其更多的要素服务分配给国内经济体，增加了 K 的供应，并因此增加了 P_x/P_y 和 w/r 。因此我们有以下的命题。

命题 4：如果进口的商品密集地使用流动的要素服务，那么关税会减少进口的相对价格。

命题 3 和命题 4 是有意思的，因为它们表明当资本是移动的要素时，不管进口的是何种货物，关税都会提高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相对价格。这种看上去荒谬的结果可以通过回想起在这个模型中，贸易条件不是商品价格比率而是要素价格对商品价格的比率。这两个命题可以通过 Jones（1965）首先提出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通用的代数公式来证明。把 dP_x/P_x 规定为 \hat{P}_x 随百分比变化就可对其它定量作出类似的规定，可得：由于只是比率的变化，就可类似定义其他所有变量，可得：

$$\theta_{ix}\hat{w} + \theta_{hx}\hat{r} = \hat{P}_x \quad (1)$$

$$\theta_{ix}\hat{w} + \theta_{hy}\hat{r} = \hat{P}_y \quad (2)$$

在这里 θ_{ij} 是行业 j 中的要素 i 所得的份额。要注意 $\theta_{ix} + \theta_{hx} = 1$ 。(其他的份额参数的情况也一样)

方程式 (1) 和 (2) 显示, \hat{P}_x 和 \hat{P}_y 是 \hat{w} 和 \hat{r} 的凸组合, 因此商品价格变动必须在要素价格变动之间。而且, 由于 X 是劳动密集的, 合并 (1) 和 (2), 我们以证明: 对于任何的价格变动而言, (3) 和 (4) 都是成立的, 这里,

$$\hat{w} > \hat{P}_x > \hat{P}_y > \hat{r}, \quad (3)$$

$$\hat{w} < \hat{P}_x < \hat{P}_y < \hat{r}. \quad (4)$$

这是对 Jones 称之为“伸缩效应”的具体说明。

相对于 X 的价格, 对 X 征收关税增加了 X 的价格, 因此方程 (3) 一定成立。我们注意到相对于 Y 的价格关税增加了 X 的价格, 而且我们得到命题了的价格效应。至于对 Y 征收关税, 我们得到了相对于 r , P_y 增加了, 且根据 (3) 我们发现相对于 P_y , P_x 增加了。由此可得命题 4。

关税对国内要素支付的意义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注意到根据方程 (3), 无论是对商品 X 还是商品 Y 征收关税, K 的收益会下降而 w 的收益会上升。因此不管进口的是何种商品, 劳动力都将从关税中获益。相反地, 不管进口的是何种商品, 贸易自由化都将使资本服务的所有者的境况好起来。因此我们有以下的命题。

命题 5: 在国际地流动的资本服务和在商品服务贸易的情况下, 对任一商品征收关税将增加劳动力的实际收益和相对收益。更普遍的是, 任何关税都将增加不移动的要素的收益。

在文献中一直有大量的有关劳动力为什么赞同关税的讨论。尽管实际上标准的贸易模型显示如果进口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 关税将会损害到劳动力。在这个模型里, 只要劳动力相对地是国际不活动的, 就会有这样的假设: 关税将始终增加实际工资。

我们现在考虑 H 国不是小国的情况。在固定的贸易条件下, 关税将减少图 3 中 H 国的贸易三角, 因而相对于进口价格 K 的国内价格将会上升, 这将增加国内消费者的福利, 而且增加的福利甚至可能超过自由贸易水平。一般说来这将是适当关税。在下面考虑的案例中, 从小国案例发展到两国模型的结果将主要取决于贸易条件效应, 而且通过贸易条件的变化得到的结论可以被强化或抵消。这些将不予详细讨论。

我们会毫不惊奇地发现, 对于资本服务出口征税的效应和进口关税的效应完全一样, 这就是著名的 Lerner 对称定理。事实上在这个模型里这种等值性更加明显, 因为出口资本服务征税必须征收一定数量的作为 K 的收益而得到的商品 X , 而这和对商品 X 征收关税的情况完全一致。

在理论文献中出口补贴在某种程度上是商务政策中被忽视的方面。但在美国实行的反

补贴事实表明在一些国家的商务政策中出口补贴是很重要的方面。在本模型中，出口补贴是对在国外使用的资本服务的报偿，并会以对国外收入采取优惠税收待遇的形式。不管进口何种商品这类补贴都将减少 P_x/P_y ，而且就商品 X 和商品 Y 而言这类补贴对劳动力有害。根据 Lerner 对称定理，进口补贴也有同样的效应。

对于这一点我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被假设为进口商品作为对出口要素服务交换的国家上。对于 H 国，尽管关税或许无法经常产生预期的结果，但它们是能够被征收的，然而，对于外国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没有商品被进口。进口关税必须采取对被进口的服务的收益征税的形式。在我们的模型中，服务收入是以一定数量的商品 X 或商品 Y 来支付的，因此进口税等同于对出口征税。一般来说，关税将成为任何针对外国服务收入的差别税，就象是对调拨回国的国外服务收入的预扣税款。因而我们有以下命题：

命题 6：当要素服务是被进口时，关税会以对调拨回本国的国外服务收入征税的形式出现。

命题 6 有两个重要含义。第一，任何一个国家对外国人赚得的资本服务收入征收比国内资本收入更高的税款就是在征收关税。因而服务方面的自由贸易要求消除这种额外的税收。第二个含义是，如果作为服务大进口者的国家开始卷入与服务出口国的关税战，它们很可能理所当然地对外国来源的收入采用差别税。

众所周知，在标准的双部门贸易模型里，商务政策的效应可以通过适当地选择国内税收趋势得到加倍。因而关税的效应可以通过对进口货物征收消费税以及对出口货物征收同等税率的生产税来实现。在本模型里，在一项商品是被用来交换要素服务的地方，我们会毫不惊奇地发现，关税等价物将是进口货物消费税结合资本服务的国内要素所得税。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此模型里，差别的要素所得税对贸易流量有重要的影响。

六、与两种可交易的商品有关的服务贸易

对于这一点我们继续保持这个假设：一种要素服务以及两种商品中只有一种是国际地活动的。这就产生了唯一的均衡，并且可以很容易地与标准贸易模型进行对比。但在这部分我们放弃这个假设。就两种可交易商品以及活动的要素服务来说，将不会出现唯一的国际贸易流量模式是明显的事了。有三种可能性已经被讨论过了：H 国可以（a）出口 Y 进口 X，（b）出口资本服务进口 X，或者（c）出口资本服务进口 Y。在没有摩擦的世界里我们假设在这三种可能性中无法做出选择，因为它们都产生完全相同的最后结果。此外，这三种可能性的组合可以构成无数其它的可能性。在图 4 中我们看到了得至图 1 的所有组合而且还包含了两种另外的可能性。H 国可以为 F 国提供 EQ 的资本服务，出口 QL' 的商品 Y 以及进口 $L' C$ 的商品 X。另一方面，H 国亦可为 F 国提供 EN' 的资本服务，进口 $N' V$ 的商品 X 及出口 VC 的商品 Y。要注意到在这两种情形下，尽管最后的均衡是一样的，但商品贸易模式却是相反的。在后一种情形里，如果要素禀赋是按归属所在国来计算的话，那么当商品贸易中要素的内容被考虑到时，就会看到列昂惕夫悖论的结果。这就可以回想到：要素服务流动可以是象管理服务这样不需要要素所有者任何物质调动的投入，甚至只是在暂时性的基础上。

涉及到商品和要素服务两者的贸易模式是可以被预计的吗？在没有摩擦的世界里，任何贸易模式都与其它相象。但是如果象运输成本这样的摩擦出现了，那么这种不确定性

可能被排除。但是，如果没有与运输成本有关的专门知识，我们就无法在各式各样的抉择中作出选择。假如包含了运输成本，那么没有贸易模式 ENVC 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国家里有不同的区域且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那么该贸易模式却是最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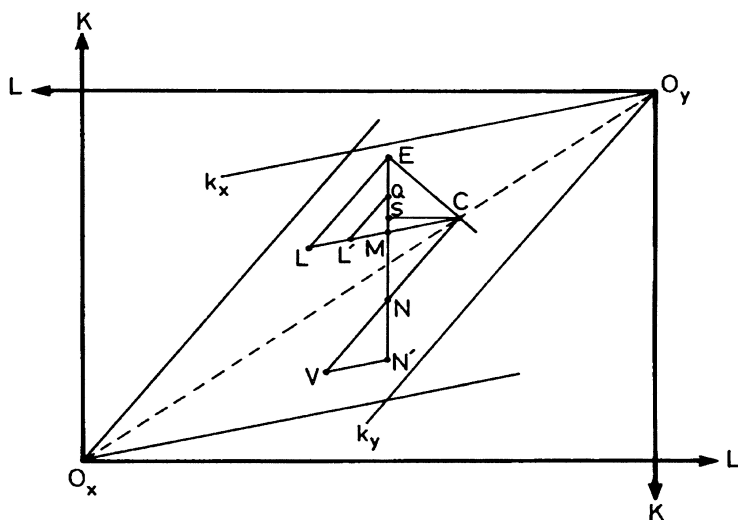


图 4

这个模型中的不确定因素是使人想起那些与其说是要素倒不如说是商品的模型，就象 Melvin (1968) 提出的那样，在一个三种商品两种要素的模型里，即使是要素供给是给定的，一个经济体在生产（并因此在贸易中）会出现不确定。在本模型里，生产不确定是资本服务的游动性质造成的。由于给定的价格，对于一个经济体的任何要素分配而言生产是确定的。但是，在两个模型里，贸易中的不确定与其说是与生产的要素有联系倒不如说是与“可交易的商品”这一事实有联系。

就图 4 所显示的贸易模式中的不确定来说,在商品贸易模型中会减少世界效率的许多扭曲和限制在这里未必起这样的作用。因此假设我们最初观察的是纯商品贸易 ELC,并假设 F 国对商品 Y 实行数量为 QL' 的进口配额。这种配额将会导致从纯商品贸易 ELC 转变为商品和生产要素服务贸易 $EQL' C$ (或任何小于 QL 的贸易模式)。而对 Y 征收的任何关税都将导致针对商品贸易 ESC 的要素服务改变。H 国对进口的 X 征收的关税则会导致由商品贸易三角 ECL 转变为商品贸易 ENC 的要素服务。因此在这个模型里,配额或关税可以在不产生通常的福利结果的情况下限制进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税或配额没有任何福利影响。从一种交换转变为另一种交换可能涉及到大量的调整和再分配成本。此外,由于更有效的贸易模式预计会在没有扭曲的体系里盛行,转到另一种供选择的贸易模式预计会更无效率。问题在于这些福利的损失并非与被经常描述的相同,因而我倍受了下面的命题:

命题 7: 对生产要素服务和两种商品的贸易来说, 关税和配额将会减少被实行这些措施的商品的贸易, 但未必会造成两个经济体中任一方的常见的福利的减少。

当然，在这个模型里，关税和配额可以造成传统的福利损失。完全的福利损失亦会发生，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对所有商品征收关税，或是限制商品和资本服务的流动。

对命题的推断结果是：关税的消除不一定会导致传统的福利改善，即使商品贸易可能

大大增加。在这个模型里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是代用品。还要注意虽然这些政策可能会产生很微小的福利变动，但有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贸易流动和贸易模式。因而它们似乎可能以通常的方式在起“作用”。

命题 7 的结论有一个最后的限制条件，而且，实际这个最后的限制条件也是对于之前所有结论的。我们的分析一直是根据要素价格均衡定理所必须的假设进行的。当然，这类条件在现实世界里是无法观察到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结论可以为现实世界的政策问题提供一些见解。但是，在曾在此被用过的简单模型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政策建议时，必须十分谨慎。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在此提出的分析可以被视为是对严重依赖简单模型的警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对服务贸易中的各种可能性的认识迫使我们从标准禀赋贸易模型中得到的一些结论进行重新解释。

七、总结

在本文中笔者已阐明了在一个简单的服务贸易模型里，对于比较优势原理以及赫克歇尔——俄林定理需要有同标准模型不一样的解释。在两种商品继续由两个国家生产的情况下，尽管换取商品的要素服务出口将因要么商品流动，要么要素流动而产生同样的世界均衡，但贸易模式却不相同。尤其是，如果流动的服务被集中地用于流动商品的生产上，那么大量拥有要素 K 的国家仍将进口 K 密集型商品。

服务贸易模型中的一个蕴涵是一个服务出口国将会被看到有商品贸易赤字。这种赤字不能看作是一种问题，而是在服务部门里具有相对优势的一种反映。

就传统模型而言关税有着难以预测的效应。不管进口的是 X 还是 Y ，关税都会导致 P_x/P_y 的增加。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关税的效应不是和相关商品价格上而是在与国际流动的要素服务价格有关的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同时关税总是有利于不活动的国内要素，而不管其是供给 X 还是 Y 。

对于资本服务出口征税表明会产生和关税完全一样的结果。因此在此模型中，正如存在着最优关税一样，存在着对调拨回国的国外收入的最优税收。我们发现出口补贴的作用完全等同于进口补贴的作用，它们都将减少福利，使贸易条件恶化。

当两种商品都是可交易的时候，在贸易模式中存在着不确定，结果是，传统的商务政策可能不会产生预期的福利效应。因此关税削减（尽管它们可能增加商品贸易），可能不会产生预期的福利变动。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邮政编码：361005